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顧邵向石虞王陳耿年軒魯本列傳第四十

顧佐者大康人也初舉建文進士爲莊浪知縣文自夫
國召拜御史巡按廣西採木四川陞陝西按察副使再
陞應天府尹尋轉順天佐歷京兆勳戚皆爲歛戢時人
比包拯之尹開封也永樂十九年貴州夷警因共排佐
出爲貴州按察使仁宗嗣位始以通政使召還宣德初
上問二楊祖宗時朝臣無貪者近來貪濁之風滿朝何
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太宗亦知之太宗嘗

語先帝扈從北來諸臣皆好貨獨吏部侍郎師遠一人
庶榮曰是時職倉方省爲甚上曰今日之貪誰最甚榮
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今廷臣中誰可
代觀者兩人咸以佐應具稱佐往日内外臺風采上喜
曰顧佐乃能如此乃斥觀出闕河道以佐代觀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特予鹵書使掌都察院事佐奏黜貪滯
不律御史嚴愷等二十人論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宣孟
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愷且竊逃還京
造詞脅人謀中佐佐聞上上誅愷西市由是群屬人人

側目佐從中恨無可以去佐者急爲地有吏紀科遭佐
咎据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密以示西楊詰西楊曰爾
不舉佐廉乎士竒閱奏謝曰事有之蓋今朝臣月俸止
給米一石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
費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先帝
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悟歎曰朝臣之艱迺爾怒
吏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必下法司治之士
竒曰末事不足干聖怒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上乃召
佐授吏狀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

正人卿自治之佐頓首謝退呼吏至吏恐惜乞死佐曰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喜曰佐得大體
矣數月又有囚告佐在人重罪久淹不理上又大怒諭
西楊曰此必死囚教之莫有以中傷佐者立命三法司
會鞠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
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磔清西市佐掌臺端振揚風
紀故事朝士諸少年朝退輒詣六樓游宴樓檻牙牌繫
繫佐悉彈劾禁止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
諸司群坐比隣三五室寂然不敢呼叱至出憇外廬立

呵滕戶外官僚行道者輒以剛嚴爲朝紳之冠尋去

告上儲思久乃昇兵部侍郎王驥暫署院事八年生

上乃予吏部尚書郭勳事院事正統元年上特開佐

又籍二年佐考察罷去御史邵宗宗以九載事吏部

爲原宗且詰佐佐又論陝西布政使周景臨欲置法

上宥之佐面斥景去而景竟用與援佐志不行遂曰疾

乞歸上勅戶部復其家佐去繼佐居位者皆不如而一

福建按察使邵玘入長南其玘亦方嚴奏黜不肖御

二十餘人與佐齊名南北其爲清佐歸終老不復起

北蘭谿人字以先蓋孝廉人也內艱哀毀盡禮有芝
于憂居之室永樂四年進士自御史歷官藩臬皆有聲
時又有向寶者進賢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獻陵初以左
選召入爲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寶初以部郎九年
遷通政使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召
寶又坐累繫獄數年左遷兩浙塩運司判官獻
公廉立特起用焉給兩俸歷仕四十餘載家具蕭
又後有石璞者臨漳人起家御史歷遷江西按察使
西布政使治行皆有聲江人號曰斷鬼石以其身

客出一寃獄於臨刑之日也官至兵部尚書歸英宗
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然貧爲我以
來璞至京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上
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生
臣自分填溝壑矣詔至臣自知無他途必臣有罪
謹耳上說是時璞微曠乃命掌南宮都察院旌其
璞在江西其夫人嘗與諸僚妻會燕歸愠曰彼多
綺綵吾布裙敝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爾何坐
首璞曰使汝若有金珠綺綵汝今日安得居此坐

且吾素不因妻子故宦遊彼金珠綺練者後欲居汝
得乎明年其僚果以墨罷璞歸無宅第茅舍三楹萊
一畝有親爲縣尉還家璞拜之尉盛爲具候璞席上
有金杯璞入門見之曰是宦索耶拂衣而出尉
曰使爾爲吾屬爾能還鄉里哉

公采洵足重於臺端然俸金猶取之隸薪賴
勿清謂何門下吏敢於反唇也奚怪焉西楊
曰畝畝農民願得歸耕者也托之白文云
召吏簿對欲不屈法相從能無內自羞慚也哉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也洪武二十八年由太學生擢刑部郎中陞杭州守太宗入國召爲大理寺左少卿仁宗監國奏陞左副都御史奉命巡視淮揚早疏請倉粟出賑貧民貧民所賣男女之爲奴婢者出官錢贖還之民大悅監國以爲賢及嗣位召還爲大理卿上好咨訪諸大臣政事諸大臣奏事常造榻前密請旨謙以爲非所以示臣下公也謙每奏事輒在朝班廷論侍臣有言其賣恩上過聽之降謙左少進左評事楊時習爲卿時習以寺屬位謙上慚懼不自安言於大學士士奇士奇言

上曰謙事三朝居通顯得大臣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悔之亦念此楊時習爲人如何士奇曰時習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諭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其還謙大理卿時習可爲交趾按察使謙還大理其治獄一奉新天子詔書從事詔書准用大明律不許律外旁引爲深文兩法司時引洪武榜例論誑騙者梟首謙言非詔旨律當杖而流上曰謙言是竟從律謙遇重辟更詳慎再三參覆律難於出乃論奏若曰我無憾斯彼無憾矣有御史往視天津衛倉火還

言主守自盜多無可掩自火之追逮八百人坐應死百
人護廉其寃白上皆論減護之用法平允類此也宣德
二年卒于位初護守杭時嘗建議僧道民之蠹江南寺
院多者田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
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五畝餘田
以均貧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寢今天下民貧甚
矣似當議行之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也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卽卽中陞湖廣參政進河南按察使天順初祓

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
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寬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
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
喜即日宥還仍賜誥旌異焉四年憂去百姓褰帷號泣
六年制終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七年大理寺卿
王宇卒于位廷臣乃共推槩天子業亦知槩賢召還令
代宇宇先巡撫大同時有疏請誅石彪弗聽彪逆尋覺
上始思宇宇時內艱上特奪情起用宇旣受知上一意
洗冤澤物勉求副上欽恤至意訟獄研精推鞠不知素

牘過勞瘁其形體而亦竟用是死槩才頗敏達其詳慎
一如字至其審斷明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字不能及
諸法吏繫以爲令掌廷尉事九十載廷中皆稱其廉平
成化初吏部尚書姚夔卒彭文憲擬推槩主議者不喜
南人竟用尹同仁遷槩爲刑部尚書踰年卒謚恭毅子
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出廣西參政王宇字仲宏
祥符人也正統四年進士嘗爲撫州太守郡人頌之曰
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有天知金谿民有聚爲盜
者宇曰此吾良民也饑餒耳開倉濟之盜感泣曰真吾

父母也即散去天順改元超陞山東布政使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卒也上傷悼曰可惜佳士予祭葬

論曰讒人之言亂四國狂夫之言聖人擇士奇片語庶謙復襄王一見王樂釋仁宗聞過悅而擇英廟轉圜如不及矣哉天子明聖德

陳鑑字有戒共人也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滿九載遷湖廣按察副使尋以母憂歸三年起補山東副使未履任而復以父憂歸服除時有三殿工補浙江督木魯家務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提督寧夏

參三載還朝亡何復往又三載召還佐院事不
復往且許便宜行事又三載進右都御史詔與靖
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顧推稱鑑正統末復召還
掌虎事上親征虜留鑑於守六師震驚虜乘勢入犯鑑
以左都御史按行通州以南護邊人避虜鑑義鬚髯風
神峻整望之人人起敬寬中長者豁達有大度不爲一
切苛辦居官所至有聲績而閑中尤著每行部下車久
早則雨雨久則霖人有疾病拯得爲鑑一昇肩輿輒愈
鑑出則老稚歡呼爭前昇之鑑笑弗却也至是陝大饑

陝父老上書願得鎰至以副雲霓之望詔鎰往賑之鎰
至陝民舉手加額曰今復何幸得見我慈父命命也竣
事遂賜王帶金幣羊酒會易儲加太子太保時同理院
有王文而氣凌其上鎰如弗聞也景泰四年以疾乞休
歸又三年卒贈少保謚僖敏陝人廟祀之若膺饗然
九疇字禹範廬氏人也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章皇時
爲禮科給事中正統初大臣有言兩淮鹽政之弊以九
疇素有清譽出爲兩淮鹽運司同知九疇至盡剷前弊
以奏數事著爲令甲使遵行會內艱兩淮鹽場數千人

心闕下乞留進選使奪情還任九疇嘗坐水傍嘆曰水
河清也有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尋以誑誤逮至京
是皇初攝位知非其罪也特旨陞刑部右侍郎仍以侍
郎出理兩淮鹽法奉勅往視江北凶年九疇尤善相循
撫後流民七萬餘戶已又勅餼諸郡大辟囚九疇益自
喜曰洗冤澤物固吾願也因之得荷平反者二十六人
果人人皆頌其寬而共服九疇之明景泰三年正月復
以侍郎出鎮陝西是時各省鎮守多部寺卿佐按察司
不肯受約束九疇首上封事請得文移徑下按察司而

陝西布政使許資亦上言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
攝下部議於是各處鎮守盡改爲巡撫都御史九疇遂
得改陞副都御史考察陝西方面四年五月歲星書見
九疇上言弭災六事一曰延儒碩二曰御經筵三曰精
選舉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守令六曰簡將帥上優詔荅
之五年詔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言宋神宗買浙燈蘇
武進諫恐以細行累大德今無乃類是命止之裕陵復
許出左都御史蕭維禎南京問李賢誰可代此任者耿
何如李賢對曰陛下得人矣遂召還爲右都御史

學院事九疇疏五事末一事在重臺諫以振綱紀上嘉
納九疇敕諸御史曰公等各宜澡滌副任使俾無忝憲
職倘不彌上意吾不能覩顏立御史之上子裕景泰五
年進士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九疇以已爲總憲子於
言路不便也乞改除上乃改裕翰林檢討是時曹石用
事御史楊瑄出印馬得二人橫奪民田狀論劾之二人
哭訴于上謂閣臣傾已天子不欲違二人意逮賢有貞
下獄而二人且以御史敢於彈劾已實九疇王使之遂
并逮九疇會天變諸人乃得釋而九疇降江西右布政

使裕以父故謫泗州判官九疇掌院僅百日外遷又轉四川而裕亦改判定州天順三年亨敗李賢已還內閣一曰上思九疇去非其罪語賢曰耿九疇爲人清正可大用不易得遂以禮部尚書召還九疇得見上上覺其哀憐之語曰朕又不見卿卿老矣可南京遂卿優閑改任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卒于位上聞計嘆曰可惜此老

方欲優閑之而遽亡耶裕至成化改元始召還翰林官太學爲祭酒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家宰尹旻去旻爲尚書僅喻月出南京爲禮部奉陵嗣位改南京

兵部參贊幾務弘治元年召遷禮部六年復尚書吏部
代三原加太子太保裕爲家宰素持正雖僚屬不少徇
一日有所可否人材事意未允執筆方躊躇少宰從左
右贊一辭裕正色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
耶少宰歛手退第備爲都事秩滿當遷裕故緩之曰今
在吾第當如是亡何卒裕有父風守家清白九疇卒謚
清惠裕卒贈太保謚文恪裕字好問備幹修髯人望之
儼若神明

論曰陳鑑在閩中秦民望若雲霓呼爲慈父昇之愈疾

家繪其像而尸祝之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乎耿九疇
清譽洽于兩淮孚于童穉桃李不言下自成谿蓋謂是
乎耿裕清白自守位至天官爲名家宰可不謂是父是
子哉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中鄉貢爲德平學訓導宣德
初召入爲吏科給事中歷陝西參政河南右轄進左副
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坐襄垣王遜輝誣求退免上爲
富勅戒王留在事有王者使卒具淮奏富故侵郭總兵
坐其上上下部議尚書于謙曰穰苴布衣以軍法誅莊

賈破燕晉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州我朝
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劄來學皆坐總兵上
以軍令出翺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富泄
風憲甚持正同事諸僚多畏忌之嘗按山西參政林厚
厚反誣富基臣欲置訊景帝徑削厚籍去諭基臣曰朕
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基辱富也富又按分守內臣
基力轉力轉亦反誣富而景帝竟深信富令得伸法直
行基意不爲撓值外艱不許終制上皇復位亨姪居彪
總兵大同特亨內用事基富危法奏逮至京冀去富自

仙上疑之問李賢賢曰富行事甚公道在彼能革風弊
上因嘆曰此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已得
其情於是富得致仕歸而亨亦勸上盡革天下巡撫
官失天順四年吏部欲推副都御史賈銓爲戶部尚書
是時銓負重名而賢薄其貌心屬富有沮於賢曰上不
喜富不知上心正欲用富一日語賢曰戶部恐非年富
不可賢曰富人不悅者衆上口富執法正宜居此國計
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竟召起爲戶部尚書上與本賢
品論部院諸大臣深言富不易得

吏部王翔年已老他日可以繼翔者云
如富茂陵卽位是年關中數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
富薦楊璿余子俊吏部論其侵官富上言薦賢爲國同
心共濟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
之義且以年躋七十禮得懸車乞致仕上慰留之遂以
其年五月卒于位謚恭定富本姓嚴籍訛爲年遂從年
姓

軒輓字維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輓以進士督
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易新衣進命

持去竟待舊衣乾其循介類此還授行人司副轉御史
正統元年以御史出清軍米藥日持陞浙江按察使四
時一青布袍蔬食菜羹俸入外不肯私用公費一錢約
諸僚一日出廩米易肉一斤客過留飯一肉無兼味或
至烹鷄同僚見之驚異曰憲長殺雞食客客不易得
也聞外艱即行但一奴挈行李相隨去僚屬不及知浙
人思之奪情復任頗使酒器人同僚多不悅欬擯其清
嘖不敢一語人比之前使周新新即所謂冷面寒鐵公
也九年陞副都御史景泰元年鎮守浙江兼理塩課四

年改巡撫尋改南臺督儲內艱去位天順改元首召入
爲刑部尚書是時州侍郎耿九疇與軒輓皆漢刻自
處有清名九疇時自陝西召還爲右都御史未幾石亨
輩因御史楊瑄等并逐九疇去輓遂以疾求致上召輓
文華殿諭留視輓誠疾不可強乃賜歸上問輓曰昔浙
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輓頓首謝上曰卿
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輓又頓首辭上賜朱提爲道
費亨敗上起九疇爲禮部尚書因思輓召爲左都御
史總督南京糧儲輓出晚節益自堅其尊倨少與僚屬

車輿四十三卷
相接孤立自行已意歲時拜聖詣禮部獨屏一室徹燭
朝服端坐鼓嚴出成禮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在亦避
去不樂與輓處公卿造謁不報謝宴不赴餽之席不受
人以爲僻然清白始終一節李南陽曰輓蓋古狷介之
流在今仕途真鳥中之孤鳳也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二年進士穆爲諸生時嘗六
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筮第歸絕跡公門比還京
有司每具腍臚贈行固辭不受或曰行以臚禮也奈何
拒之穆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惡

拜監察御史獻陵監國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
降福建按察司僉事楊文敏時執國政家人有麗于法
穆亦不肯貸之人稱魯鐵面雪漳泉人一大冤濫文
敏聞而賢之薦爲右僉都御史正統二年卒于位入官
三十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無以歛公卿贈賻乃
足棺衾後百數十年追謚端毅

李綱字廷張濟南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巡按浙江
論去贓吏四百餘人入目爲鐵御史出視馬政真定保
定諸郡有司不敢斂一錢於民自府察以下下檢者皆

之行冀州道劇賊驅騎卒至綱解前馳衣箱并鑰與之
相去未百步賊指隸人曰此豈太僕寺李綱耶隸人曰
然衆賊曰無錢無錢遂不開箱上馬裴回若有退謝之
狀尋內外艱家居六載足跡未嘗出門服闕起以僉都
御史總督漕運卒于官行李獨一衣箱啓視之敝衣數
事而已平江侯具棺衾收斂請于朝予葬祭

論曰世道日汙公直士不容於人非一日矣年富辭情
所不悅天子嘆其不易得誰謂天王不聖明哉他若軒
輓一官止二竹籠魯穆咬菜根做事盜遇李綱叱以無
錢自去斯其人孰非可以薦禎而立懦也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六

三楊列傳第四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楊士奇名遇江西泰和人也生周歲而孤家故貧年稍勝衣旦暮代母躬薪水晝出從師受學年十五稍從里中子弟受束修爲社師有輒生挾書冊過館下色悽其問云有母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也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益禮下之已去遊湖湘黃巖王叔英爲漢陽令聘爲儒學訓導辭弗就建文初修高皇帝實錄叔英

薦入翰林克編纂時史館皆集四方宿儒朝廷欲遂官
之命吏部考第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授吳府審理副
仍令執筆翰林靖難後初建內閣改授編修與解縉胡
靖楊榮黃淮金幼孜胡儼等同入直常旦百官奏事退
輒隨縉等七人造辰前備顧問典機密率漏下十數刻
始退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兼左中允五年陞左諭德
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十九年陞左春坊大學
士士奇每日朝罷輒遣東朝奉侍經幄春坊諸臣時皆
分撰諸經講義士奇閱易然諸經太子多從質正太子

喜閱真德秀文章正宗士奇曰德秀道學之儒其所著
大學衍義有裨治道願殿下晉意上北巡則士奇晉輔
皇太子監國漢趙二王數危皇太子官僚多得罪士奇
兩被逮下錦衣獄上詰過東宮事士奇叩首言皇太子
孝敬仁愛爲上條指數事且言太子有過未嘗不知知
輒悔輒改此皆臣等輔導失職所致非皇太子之罪
上以爲忠特見宥而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
字金問繫終長陵之世仁宗踐祚始盡釋諸人而士奇
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甫謝上出聞事

有與新詔旨辰遽入奏上遙見士奇笑謂蹇夏二人曰
新華蓋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已聞士奇奏喜曰吾
固知學士言有理也顧蹇夏曰汝三人吾倚毗非輕其
務蓋言庶幾輔吾不逮踰月加少保尋進少傅洪熙元
年春正月進兼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士奇請辭尚書俸
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此祿相酬耳
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卒敢固辭上
曰朕成卿志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嘗賜蹇義
田二頃乃復以二頃賜士奇又因辭上顧蹇義曰士奇

直能廉使仕者悉如士奇世豈有賊吏乎上望治如渴
數勉諸大臣使直言特賜士奇與蹇夏二人繩愆糾繆
銀圖書士奇復請均賜祭幼孜久之獨士奇如上言封
入五疏已而朝士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諸大臣士
奇曰陛下恩澤雖已敷但流徙未盡歸瘡痍未盡復人
尚有艱食更得二三年休息太平方可期也上笑顧蹇
夏諸人口褻與卿輩銀圖書望卿匡輔朕士奇曾上五
章朕從其四卿諸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無闕生民皆
已安乎義等叩首慙謝上從善如轉圜群臣或有過激

語觸上怒禮書呂震等復多指訐言者士奇獨爲開解
上亟內悔反召言者優勵之語士奇曰如震等每迎合
以益吾過賴爾獨能知朕心上常言震及兵書李慶二
人言事多悞朕往往取衷士奇二人共忿士奇爲拘已
蹇每從旁勸解上亦知之念皆先朝舊臣曲爲調劑和
輯上在宥僅一年堂陛特稱泰交宜皇嗣國宜皇益倚
任焉宣德元年上械漢庶人還尚書陳山遂欲移師襲
趙王群臣皆請如山策獨士奇不可語在趙王傳中上
後卒念士奇言而待趙王不失親親之禮以是上益親

愛士奇上習聞都御史劉觀素含墨逐觀去問士奇誰
可代觀者士奇曰顧佐可遂用佐一時朝署頓清士奇
議請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藩臬使薦用他日
得運坐於是守令共綱得人寬恤詔屢下上皆與士奇
密議就辰前授筆楮條奏立予璽書頒布上好微私
嘗夜半至士奇第士奇叩首曰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屏左右語良久
迺還時諸大臣類多依違獨士奇肯任事上雖信重
而蹇受事常持兩端上待士奇乃決蹇亦不以爲忤蹇

薦依伯安爲交趾使士奇刀爭榻前不可用上卒不用
上曰蹇不尤爾乎士奇曰蹇平口無人我心况國事孰
敢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蓋卿等是已士奇
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以故久典論思上
下和洽十年章皇上賓張太后取襄府金符入內籍籍
且議長君士奇語榮曰梓宮未殯至少闕疑祖宗社稷
之托非吾等誰任入臨畢即請見皇太子皇太子出見
士奇榮叩頭呼萬歲殿下群臣亦皆叩頭呼萬歲浮議
遂息是時英宗方九歲天下事皆白皇太后太后付三

楊三楊者榮爲東楊溥南陽士奇西楊初士奇愛知仁宗特深故太后亦知其爲人太后嘗語宣宗仁考於諸大臣獨取士奇能持正言不避迂意即不樂終聽其言不敗事以是太后倚重之士奇首請開經筵簡侍從上冲年未能親閱章奏每日預擬陳進八事取旨閣振雖日侍上起居脅權寵內畏太皇太后自歛戢太后嘗使振持事詣閣議振因與士奇置可否士奇遂謝閣事三日不出太后使人慰問而榮語之故太后大怒詔鞭振令赴閣中謝罪以故數年間災變頻仍遷庭多奪士奇

一意慎選舉廣儲蓄任將帥修武備不見肘於振政治
清明天下稱仰三楊三年宣宗實錄成士奇與榮俱進
少師士奇尋與南陽共爭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事皆有
私遂爲振所持漸摭其短於太后稍乃弄權而三楊年
亦向衰風裁大減褻時矣亡何東楊振竟中傷卒七年
太皇太后崩於是天子益私比振振益橫士奇子稷數
陵殺人爲鄉人訐奏被逮至士奇益自慚憤病卧不出
上賜手劄慰諭而士奇感泣不自勝遂卒於是年八十
矣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卒後四年而南陽亦卒又三年

遂有土木之禍文貞在朝四十年未嘗一日及家鄉晚
歸省墓僅四十日鄉人願少留之曰君命不收階其一
志國家類此以是其家不能恤不獲訓誨其子子之不
肖不可柰何非詒謀之罪甚薦士士必舉其所知已所
不知不敢舉士有一詩一文造門物色爲佳士不忌獎
拔其留心人物文類此有徐載鳴嘉靖中進士督學東
粵寅秋萬曆初進士初授東莞令召入爲侍御史出愈
憲雲南完民爲立生祠尸祝之寅秋子嘉祚萬曆丙辰
進士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也舉革除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文皇入國榮以迎戴受知改修撰簡入內閣入閣之臣
七人榮年最少最盛敏上嘗出一封章示榮榮具對攏
音上以爲才自是心親榮尋進侍講皇太子立右諭
德已轉庶子外艱起復從幸北京其年又內艱從征本
雅失里歛泣執羈勒斷酒肉身體羸瘁上憐之師旋特
遣中使護還奔喪即起復侍皇長孫學太子諭長孫曰
此皇祖近臣汝當禮敬長孫深愛重榮熟於邊事奉命
兩至甘肅經畧降虜還奏皆稱上意十二年從征瓦剌

燕掌尚寶司事上欲皇太孫習武事令撫軍使與廣
幼孜三人日即軍中爲太孫講說經史十四年陞翰林
學士仍兼庶子上時往來兩都榮與胡金二學士輒隨
行十六年廣沒榮掌翰林院事時廷臣多狎恩寵皇縱
榮惡之指斥府部院十弊爲密章上文皇上恐諸大臣
猜忌榮留榮章不下令榮授御史鄧真入奏諸大臣股
栗免冠謝罪後聞出榮言已榮益甚推榮國子祭酒令
踈遠上上不予榮祭酒象意乃銷沮十八年進文淵閣
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十九年三殿災榮上弭災十事

二十年阿魯台寇興和從征至殺胡原明年詔復西征
命掌六軍畿務從至宣府上在軍中俱稱楊學士不名
遂宴群臣第功榮幻夜以五品特勅與兵部尚書方賓
同列又明年從征至開平駕次長樂鎮上語榮曰漢高
祖過栢人慮迫於人朕今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
可幾榮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時虜遠遁亡所見
上召榮問曰朕夜夢神人語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
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虜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
格于天兵在除暴安民火炎崑岡玉石俱燬願陛下留

意遂班師上曰東宮監國久閱政已深朕歸軍國事悉
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東宮孝友
仁厚天下歸心允禰皇上付託上祝六軍未入塞上崩
是時漢王方構隙皇太子榮恐內變秘上喪不敢發從
官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或欲權它事用勅馳計皇太
子榮不可曰先帝在乃禰勅賓天而禰罪孰大焉乃身
與一二謹監入報太子太子踐祚進榮太常卿逾月加
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尋加上部尚書給三俸與
蹇夏西楊同輔政而軍旅事一以諮榮後漢王友皇太

孫新嗣天子位榮勸上親征上難之榮曰陛下不見李
景隆事乎上顧原吉朝廷初議授鉞陽武侯原吉因語
上曰日陛下命將時臣見薛祿已色變退語臣等泣下
在廷如此臨事可知楊榮言走上乃決從械高煦而歸
宣德三年兀良哈犯塞從征至寬河榮跨鐵騎扈上出
擊還加少傅九年從巡遊至洗馬林是時西北多事運
籌應卒內閣顧獨推榮士奇等諸人不及榮從文皇泣
邊久邊將才不阨塞險易虜情逆順榮素諳曉邊將久
習於榮往來頗密禮書張瑛者東宮舊臣私言上榮畜

馬其富皆與邊將交通於是上稍疑之而榮一日爲邊
將來恩貸上益疑語士竒曰榮召朕不可令居親密地
士竒雖爲榮解然上自是不敢專任榮留榮在閣視事
如故英宗初皇太后秉政寵遇無替正統三年與西楊
並進少師闕振日伺三楊短行間皇太后五年榮歸省
墓振乘榮去誣榮受宗室賄榮聞憤懣還京卒于道榮
仕四君共四十年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考鄉
試一讀廷試卷九遇事敏而能斷中官持事至閣輒問
東楊先生在不不在閣即持田榮議事未嘗不遜西楊

西楊持不可行卒斷於榮行之竟無礙也每秋諸大臣
會讞英國下俱退避僉俟二楊先生西楊訊之至不可
了榮一問立決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稱旨獨愛榮才
時怒他大臣不省事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榮不忍却
人饋遺人故以爲愛錢然亦稱人酬答有施報卽陳乞
相屬文廟知不禁也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溥字宏濟石首人也建文時胡儼以桐城令與楚文
舉拔舉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靖難後
侍東宮爲洗馬東宮觀漢書嘆張釋之不易得溥進曰

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亡繇得行其志退采文帝事
編事類以獻皇太子大悅東宮居守南都上常入中貴
譏不懌永樂十二年上北巡還東宮遣使迎上遲上怒
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
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下法司訊詞連溥并
下錦衣獄溥坐獄中十年數絕糧讀書不輟獄中人哂
曰公命叵測何徒自苦爲溥曰朝聞道夕可死柰何輒
自棄長陵崩釋出爲翰林學士溥既出因上密疏言事
上特賜鈔幣下手札獎諭上每念溥忠懇循文皇故事

別建弘文閣思善門左選用文儒得侍講王璉等數人
日令侍直輪對手閣印授溥掌其事是時監國舊臣士
竒爲禮部侍郎准爲通政使皆兼殿閣大學士同辦事
內閣於是溥爲太常卿仍兼院學士獨掌弘文閣宣
德元年罷閣務入文淵溥乃上還閣印上復命與士竒
等同辦內閣事尋乞歸省特勅召還纂修兩朝實錄上
好詞章復命溥與一二儒臣日直南宮應制時國政頗
號清明群臣將順恐後上厭其諛一日坐齋宮諭溥曰
卿素忠讜宜輔朕於善道溥頓首謝曰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上之虛心望治尤汲汲於溥
類此會內艱特賜一品夫人葬禮遣中使護還奔喪奪
情起復溥既宅憂出閣遂不復入謹守故秩而已宣德
九年以九載考滿進禮部尚書學士如故正統元年天
子幼坤昭皇后臨御復命仍直文淵閣與二楊同知經
筵先是獻陵嘗與后言東宮時事輒慘然泣下一日后
坐便殿英國輔大學士士奇榮及溥尚書漢祓皆入朝
英宗東立輔等兩下立太后人人召問皆有獎勸之辭
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常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

伏地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后顧上曰此五臣三朝
簡任界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非經五臣贊
畫皇帝不可行也太后起詔上賜五臣酒飯三年宣宗
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入閣遲二楊二十三
年然皆號得君秉鈞最久溥文學不及東里政事不及
建安而德量過二人子自居首來省溥問曰汝來一路
守令聞孰賢子曰兒道出江陵江陵令殊不當兒意溥
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大台范理也溥默識之
薦陞德安太守德安民歌頌之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

初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
爲華容劉仁宅令瑞昌與高安令同人覲皆溥鄰邑子
且有媿溥先遣僕賸之還白曰高安令雅稱官劉令藁
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溥心識之高安特先見
且厚贖溥不受仁宅茗一袋蜜一缶耳溥欣納之亦擢
爲御史仁宅忠宣大夏父也溥展墓還里過華容私造
仁宅偶它件妻適隣家磨麵去溥引大夏人內視亡所
有牀上惟蒲席巾破罽拈曰操若是是稱御史職矣不
語姓名而去仁宅還大夏白之父仁宅曰此必鄉先生

楊少保也其爲人鎮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其後仁宅
官至憲副理官至侍郎溥以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五
贈太師謚文定溥卒理往哭之哀

論曰三楊初並簪筆詞垣同立顛覆之朝一遇文皇遂
爾協心推戴卒共致身歸芻調羹醴醢臻效太平殆天
賚之良弼乎世人猥以匹夫之諒見繩小矣西楊擁護
三朝始侍東宮繼全趙卽晚輔幼帝宣亮之節光昭日
月信哉乎一代之師臣也若東楊之揮斤游刃迦幾立
斷羈勒萬里倡平逆孽出掃妖氛入安宗社具有戡定

之績焉南楊幽淹美里嗜道若渴一際通顯據忠體國
好士如不及庶幾休休之風一時二三元老同心一德
雍容廊廟之中參合成名不亦美乎我朝相業迄今論
者必首三楊良不虛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七

李商高岳劉列傳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楊文貞聞其人冀
一來見不可曰素無識而進門是求知也裕陵卽位賢
以進士上疏言京師黠官萬計月俸黠官一當華官指
揮十七有差冗食橫賜其何能繼况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晉胡迭亂殷監不遠乞漸分徙以省無益之費消未
萌之患正統元年授驗封司事疏言國家建都北京
以來頗弛莫甚于太學繕飾莫多於佛寺興措如此可

謂太姪上從其言詔新太學十年轉考功文選郎中十
四年扈駕土木瀕死乃還卿王即真頗以奢侈外聞賢
上正本十策詔付外館給事中李侃復因災異疏請採
納賢一弗省禮部尚書楊寧太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
一事殆欲下淚也二年陞兵部右侍郎三年奉使考察
四川明年還改戶部又明年改吏部會頒君鑒錄群臣
賢撮錄中堯舜而下二十二君善事切於時務者稍爲
解說令易曉名鑑古錄上之上問內侍上誠是何爲者
或對曰欲陛下學政君耳上頷之而竟弗之寤也上皇

復位既用徐有貞許彬薛瑄等三人內閣知賢忠實可倚任令兼翰林學士同入直邸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得賢言迺止尋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有貞時雖首揆然上每事輒諮賢賢亦矢志無私有貞陽附賢而不能持正每見上從賢言心又不樂而又與曹石二凶陰不盾會御史楊瑄疏劾吉祥等奪民田上壯瑄敢言令吏部籍瑄名且大用二凶意瑄出內閣言匍匐上前哭訴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黜類依地哭不休上不得已下賢有貞獄皆外謫上既

謫賢一日心切寃賢論吏部尚書王翱曰李賢不可放
去朕還欲用之翱頓首請改賢南吏部翱意賢且宜遠
去避禍上顧不善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
亨吉祥又大恨顧上心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同召
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或短毀之復薦參議盧彬
太常少卿王謙入直閣事冀問賢上皆不用常念賢忠
仍後賢內閣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賢於是益遜避二
人非宜召不入見而石亨輩數出入內舞權甚上甚厭
之而不獲裁抑往往對賢嗟嘆賢但勸上從容收攬下

何亨敗上因問賢迎駕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此賴陛下之福倖而成耳使景泰左右先知亨輩何足惜置陛下何地且曰景泰不諱陛下自宜復位何必奪門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臣耆舊又安有殺戮黜逐之事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此驗之尤信上竦然大悟詔革奪門功陞者四千人獨諸韃官官爲吉祥所庇如故韃官人人皆德吉祥五年吉祥遂挾諸韃官與姪曹欽反擊賢朝房傷首復欲刃賢禮部郎中萬祺語欽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賢

得免上聞遷祺太常卿加賢太子太保是時四五年間
江南連大水賢請于上寬恤之詔屢下七年二月空中
有聲賢言上不恤民厥有鼓妖條不便民者十事上悉
從之復請罷江南織造及窰器清錦衣衛獄止邊臣貢
獻停使臣中外採辦上皆不允賢固強上左右皆寒竦
爲賢懼上知賢深卒無忤也上固殷憂啓聖而賢尤善
將順上意所欲嚮必推獎以成上美上所欲去又委曲
以全上恩參酌可否皆當旨賢獨見上上則孺先生時
有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上所寵任亞於賢達素惡賢與

已嘗請賢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尚書者上不信達
誣表彬下獄有疏雪彬者達誣賢主使賢乞罷免不允
一日上不豫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
疑之召賢論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柰何賢頓首
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
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
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內讒乃止八年太子即位進
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灾異屢見賢請出宮
人簡近侍無狎左右聽冒誘先以奪門功冒陞者耕黨

訴乞復官賢言上曰自此輩得當異之易今若不盡懲
革將使人人皆幸國家有事益生群小之心按藉復禱
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成化二年三月外艱詔遣
內臣護賢還鄉視葬五月奪情起復還京其年冬卒于
位贈太師謚文達賢得君比三楊政務任九卿議擬不
相侵奪協心調護俾皆得行其志當曹石時耿九疇年
富皆罷斥王竑安置江夏軒輒老去賢悉薦引召還諸
大臣喜與同升然待諸諫官多睚眦吳后之廢也上放
內臣牛玉南京去給事中王徽王淵疏上罪四大不職

求其法因訛 阿附二人皆遠謫都給事中張崧疏留
賢不悅有忌岳正者偽正劾賢疏示 賢怒亦劾之二
人皆外遷爲郡守修撰羅倫疏賢起復非是賢怒之
云必謂朝廷無倫乃已或勸賢依文彥博留唐介故事
諺曰吾不能矯情以微語啣恨葉文莊至降撫臣韓雍
初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其不能容物多類此

論曰李公游目於華韃雜處之中慨然有辛有爲戎之
歎卒之辛巳之變喋血朝堂稱兵禁闈曩日之言不其
驗乎至其累罹凶讒終調歸忠以悟主和以處邪八

年之間左右雖煩有徒國是不淆群小天子固云明聖
夾輔之力良多但其狙旦夕之權宜勿蕭牆之早計倉
卒禍興狼狽亡及幾不免於虎口將所謂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非耶自貽伊感尚誰愬也

四輅字弘載淳安人也舉宣德乙卯正統十年進士鄉
試廷對皆第一授修撰十二年選入東閣進學讀書
四年乘輿北狩即王監國遂以修撰入內閣辦事陞
學士明年八月迎上皇居庸關九月陞翰林學士輅
獨冠本朝入閣最早其時資次視諸老臣最後是

國事帝多倚藉諸老臣而南內帝心慙忤尤甚諸老臣
如松徇帝而未有持正者帝以錦衣衛指揮盧忠言殺
中官阮浪窮治不已輒言帝曰盧忠一風子也陛下以
一言而傷骨肉之情大不可帝始悟諸老臣復從吏帝
易儲輒語內臣興安曰此大事上聖皇太后在上爲臣
子敢議此耶時諸大臣具聞輒語而卒無人繼爭之輒
亦以是加恩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翰學如
故製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上皇復位首召輒及高毅
文華殿諭曰朕在南宮具知爾二人無偏向心朕今正

一、剛好用心辦事而二人竟用清議除名去久之上
 亦每念商學士是朕所取三元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
 而旁所排擠者深側目不得召輅歸十年為成化丁亥
 憲廟追念舊學始遣使驛召來京然未有復職之命輅
 服朝見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上喜即日復輅故官
 仍直文淵閣輅首疏八事其一為納諫請召羅倫上從
 之明年彗星見言官猶持易儲事劾輅為晉國宣罷絀
 以答天意輅求退不允上詰言官曰曰太宗用王魏朕
 尚不可上怒欲加譴言官輅曰臣嘗勸上

上嘗召用羅倫已蒙嘉納今因諭臣而言者受責如公
論何上爲置不問踰月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九
年改戶部尚書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一年皇太子立
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初皇太子之生也上爲萬貴妃
特秘之育于西宮廷臣無知之者於是六歲輅乃請勅
禮部擬名立爲皇太子間因奏對又稱御王且有社稷
功上於是爲復皇帝位號上尊謚是時災異數見上於
內庭新建玉皇閣于皇者天神將從道家言以某日神
降有事如南郊之儀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輅言天者

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瀆刑
餘喪病之人一切不預乞賜停罷庶幾天心照鑒可以
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上立毀之已而復上弭災八事是
歲進謹身殿大學士十三年立西廠太監汪直掌廠事
輒倡閹臣疏直十大罪深言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
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
人心疑畏洶洶不安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聖德之
累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一內監輒能危天下乎太
監懷恩傳旨詰責其屬輒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

直收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
一日不可缺直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
守大臣直收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收擅易置直不黜國
家安得不危恩吓者退奏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
輅竟以直所羅織楊華事誣輅受革祖文敏金帶一圍
輅語人曰輅縱令濫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上聞降肯
慰安之輅遂請老陞少保致仕輅去萬安得爲首相遂
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
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峙爲人簡重得大臣

體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而輅獨能持正景帝不豫時太監興安語諸閣臣曰上亟矣萬幾大事付託何人諸人未有對輅曰太監安得有此含糊語不若明言請立東駕使人心有所歸向耶上倘不諱請東駕率百官往南內迎請父子之間自必有處豈不是順事衆唯唯其疏曰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此於援筆所增二語也疏未及上而明日上立復辟輅心遂不自

論曰易儲之際商輅滿胸熱腸而猶視顏共事將感于

如君知遇之早，澳恐自其乎。何渠不能以去就爭之也。比議御王帝號臺臣嘖嘖追論之輅，乃自陳其時資次第六不能獨止。嗟夫，鍾同則猶言官也，章綸廖莊彼兩人者，豈不當蒙出位之誅耶。悠悠清議，即輅欲避之弗能矣。乃其性天忠義，洵不負于生平。西宮有六尺之孤，若父不能得於在宮見妬之日，赤心擁戴正位元良，萬國屬心，前星繼曜，宗廟在天之靈，寔式憑之矣。何愧其爲商輅也哉。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也。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左春坊左司直郎尋陞侍
講正統元年西楊薦克經筵講官三年與修宣宗實錄
成進侍講學士十年陞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
閣知制誥景皇帝嗣位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明
年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書舍人趙榮自
請使虜迎上皇穀解所束黃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懷獻立穀亦不敢爭穀加太子太傅亦不敢辭七年進
謹身殿大學士是年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子不得舉訐
順天考官春坊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請坐儼等罪

如洪武間劉三吾例重開科上命毅覆試毅因上言二
臣之子文亦可觀但解有定額儼等無罪臣以爲大臣
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以致
亂祖宗舊制可乎上乃貫儼勿問特增二人子解額慰
其意時內閣七人循與文敢犯清議不顧而文又最驕
橫英皇復辟文棄市循發邊戍獨謂毅忠謹在內閣每
歲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無它腸可致仕毅歸里杜
門不接賓客人問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官至台
時始終有清儉聲當爲侍講學士時歷官已二十餘年

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人笑謂高學士錦上添花有
晏侍御校士至興化觀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爲高
先生也瘠田僅足衣食身沒後子孫成化初以
禮官姚夔請贈太保謚文義

論曰當高穀解帶以贈趙榮伉慨之氣朝士無兩想其
蘊忠積義非一旦然矣乃至震位一移何穀曩日急君
之誠不一垂意留候羽翼之策金英何人東宮生日之
對猶存隱諷哉穀當爲之汗顏至于首丘歸老安得不
飲恨吞聲對客羞慚也

岳正字季方順天灤縣人也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人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修英宗復辟改兼修撰是時天子宥密之臣獨親擢上知正故竒士而吏部尚書王翱又在上前亟稱之上方思得正人柄用召見文華殿命直文淵閣正長身美鬚神采秀發上遙見遙曰好迤近御前迤曰好好問年幾何曰四十上曰正好問家安在在灤縣上更喜曰是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同取汝朕今用汝內閣

參預幾務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是時武功
南陽皆被謫河津引疾去上故用正與通政左參議兼
侍講呂原同入直正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軫愕
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入見上曰朕今擇一內
閣臣甚佳二人請爲誰上曰岳正二人陽賀曰誠佳上
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曰
陛下欲進正官甚易第姑試之俟果稱職未晚也上默
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言盡肺腑是年承天門災
上令正草罪已詔語多竊指曹石曹石深啣之會上得

匿名書論吉祥罪狀吉祥怒力請上榜搆告捕正與呂
原昂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天子豈
可自榜搆募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
護短杜諫乃下妖言誹謗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
國陛下新復寶祚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事遂止正
因極言曹石二人將來必不靖宜早節制上頷之且語
正曰汝可往喻朕意正退徑造曹石所諷令欽彪二人
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
前垂泣具道正所以來責臣狀免冠請死上作不省曰

無之已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
叛之賊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
早自爲計上不悅而二人亦大恐益恨正造飛語言正
早詔出輒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實直諫
若父不敬正事上實多戇進對時時躁激語唾濺御衣
二人以是得媒孽正上信之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
上語近臣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留
原召李賢還或語正曰公犯孔子未信之戒矣正曰子
以諫官處我耶我道當如是正過家留省毋閱月兵部

尚書陳汝言黨一人且憾正曾言其不可用嗾邏卒以私事中正逮詔欲備拷掠謫戍肅州上以幸臣都督季鐸請奪其廬昇鐸正去後上每念及輒又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有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且召公矣正因繫括上語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并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越四年曹石敗誅上謂李賢曰向岳正固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上命釋還爲民茂陵嗣位復其官賢方欲引用正使輔已有僞爲正劾

賢章示賢賢遂大疑會廷推正爲兵部侍郎與都給事
中張寧名並上寧故忤賢賢因票旨各補外守而正得
興化正以直閣大臣出領郡意甚鞅鞅至則盡厭俗調
畧細節計濶遠築西湖隄溉田數千頃士夫有規利權
者悉裁抑一意節財裕民不嫌屑末以是謗書騰沸不
止正亦厭苦吏職三年入覲遂乞致仕去御後卻中穀
積數萬凶年賴之正林居蕭然貧困如儒生人始知其
不持一錢還也興化人爲立祠志去思未幾卒正爲人
好負才氣屹屹不能下人每開口論大事自許得柄用

必開世太平然性躁不能容物人畏其亢厲以故再起
再廢竟不盡其用呂原性謹厚與人無忤故曹石亦諒
原之無它而得安其位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及第
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岳正歸季鐸已敗朝廷還其故
廬許彬寧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彬以太常卿請迎太
上皇謁見于宣府上皇命書罪已詔勅諭群臣仍遣祭
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上皇及上皇復辟進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然彬年已老一日朝退上
東閣階峻雪滑失足傾仆匍匐復上徐有貞側項而笑

之岳正既竄斥亨輩遂并及彬調南京禮部侍郎尋謫
陝西參政亨敗乃復官彬素坦率及典機務一意閉門
謝客平昔舊游惡之故多騰謗以及于墮逐卒贈禮部
尚書原卒謚文懿正嘉靖中贈太常卿謚文肅

論曰岳公自負稜稜不撓之氣丁裕陵反正之初狐鼠
之虐焰方張而魚水之遭逢不偶詎不謂萬世一遇哉
乃才大於器欲速無成不聞納牖之明白招反噬之侮
至以垂白之母而不能顧官室之奉而不能保不密之
成太易者之有自來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也父髦有學行永樂戊子舉人授徒家塾定之幼穎敏髦日授書數千言皆記誦而不令作文定之間私爲之而不收進一日父視定之病見私作有祀竈文大驚異竊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正統元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一甲第三授編修正統四年水災陳十事留中進侍講英宗北狩景泰改元又以十事上陳其言守禦曰日者紫荆居庸等關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敝亭障缺敗蹊隧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

繕亭障塞蹊隧如古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橫掘塹爲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滯爲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言通使曰使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驕又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庶不至於招驟起戎言降胡曰降胡往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昨者或衝

開塞奔歸故土或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方集
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
服不許仍被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
染化之言練兵曰天下之民農出粟女出布輸納公家
多以養兵嚮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
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
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而或轉販爲商或
習藝爲工工商所入僅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

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言選將曰天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販繒屠狗之夫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秦賴以伯趙括趙奢之子隕首於白起王離王翦之孫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

將材繇此可克言賞罰曰昨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迴轆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特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特張浚二人忠義素著功業久立街亭之戰不勝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予而不忍奪者姑息之

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然後治平可待其十言德學曰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其君皆以仁明武爲言然豈易能哉必本於學矣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於若也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內臣也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外臣也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

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前日若儒臣徒
諷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
恐魚肉之有饅腐擁鼻而不餒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
寘行而顛躓者少矣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爲之
時誠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
因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以
復祖宗之治何難哉上納其言陞堯馬尋進庶子景泰
三年北虜來貢馬且乞命使通徃來言官以爲虜懷窺
伺勿報使定之獨上䟽備言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宜

暫專以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兵部尚書謙曰

臣職兵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使事臣不

敢到於是詔勿遣使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參議兼侍

講忠一年南陽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慎簡

擬自凡之請上乃用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其冬命

直方閣三年進工部右侍郎兼大學士四年改印

左侍郎定之在閣再進密疏稽古訓析疑議閣臣咸推

服焉文思敏捷上嘗命製元宵詩中使却立以俟定之

握几筆不停揮成百首以進部尚書謚文

安

論曰余過吉州詢吉之文獻則聞劉學士古之肫肫君子也出彭蠡下揚子每見江風怒濤怵然厥心而長年者爲余言往時劉學士約舟人舟行不得離岸三尺長年曰敬如約請相公尊重不得步至艙門旁視恐不便於行舟於是學士危坐舟中不敢左右盼舟子揚帆大江中不知也談其事共爲撫掌吾聞學士號呆齋豈亦自知其爲呆士哉至論國事又何鑿鑿不呆也呆士亦能作相周書所謂一个臣不匡耶